

有滋有味·

## 又到槐树开花时

邹晓峰



在万物萌动、春暖花开的时节,我在返回老家探亲,路经一小村庄前,在微风的吹拂下,一股清香扑鼻而来,多么熟悉的香味啊!于是,我放慢了脚步,抬头一看:啊!洋槐花,一嘟噜一串,洁白如玉。它,不禁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。

我家住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庄,家中的兄弟姐妹多,光靠爹娘两人拿工分的七十年代,日子过得十分紧巴。为了把日子过得宽裕些,家中除父母在生产队里出全勤拿工分外,家里每年都要养三四头猪。说起养猪,用什么做饲料?仅仅靠家中每月吃米加工出来的糠是填不饱猪肚子的。在这时父母就想办法,白天挣工分,起早摸黑挖野菜,拾花生、红薯藤等,晒干后挑

到大队加工厂去加工。后来,我们兄弟姐妹慢慢大了。我刚满十岁上四年级时,父母就开始让我们为家庭养猪做贡献啦。春节一过,父母就召集大哥、姐姐、二哥、老四和我召开“关于养猪饲料供应会议”。会议的中心议题是:挖野菜、钩槐花,让饲养的猪过好春荒,为家庭人口尽快解决温饱问题作出贡献。还要求七岁的妹妹和五岁的老小参加会议旁听,其目的让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“熏陶”。

会议对此进行了周密的分工:姐姐、二哥挖野菜,二哥、四弟放猪拾粪,大哥和我钩槐花。槐花刚开苞时,大哥就带着我在村庄前后后近百棵洋槐树下逛游,然后再将竹竿、钩子等钩槐花的工具准备

齐全。到了采花的季节,大哥在树上钩,我用筐向袋子里捡,搞得十分麻利。

在钩捡的过程中,父母在会议上硬性要求:除刮大风下大雨外,每天不少于四满袋子。这样,每天就要早起床,八点前必须完成两袋任务,不然就会影响上学,剩余的两袋在中午或下午放学后完成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用槐花拌粗糠等饲料喂养,猪长得特别快,每当父母看到那几头长势快的猪时,不免对我们作两句夸奖。

饲养好,防疫好,猪不仅不生病,而且又长得快,每逢过年或其他节日,对肥胖的猪杀上一头两头,先将杀好的猪肉卖给邻居,再将剩余的零星肉自己熬一锅,让我们兄弟姐妹饱餐,并给我们表扬,鼓励我们兄弟姐妹今后继续再干。这样,我一干就是八年。每年到了那个时候,就要打攻坚战十天半月时间。

光阴似箭,岁月如梭。转眼间离开故乡已三十多年了,可那钩洋槐树花的生活仍然使我记忆犹新,在每次完成钩洋槐花的任务回家的路上,大哥挑着两袋槐花,我提着筐子总是那样的喜出望外。

现在,城市里的洋槐树已是凤毛麟角,见到它不比动物园见老虎容易。如果城市的行道树都栽上洋槐树岂不是更好?这种树虫害少木头坚实。春天那一树树的洋槐花不仅装点城市,还能让耸立的钢筋水泥多些柔性。那股扑鼻的香气沁人肺腑,春天的气息多浓,闻起来多爽啊!

每当看到那一串串一嘟噜槐树花,那幼时大哥带我钩槐花的一幕幕就闪现在眼前。

我怀念槐花,更怀念我的童年。

诗品时空·

## 七绝·行吟中国节(五)

徐生力

大雪·北风

古申雾散少尘埃,  
家雀噪声藏露台。  
砭骨寒风扯人耳,  
威从塞外雪山来。

雨吟·冬至

拜冬秦汉是新年,  
九九安身始更寒。  
雪下天山关不住,  
豫南闷雨许江南。

小寒·年味

小小弯钩数寸长,  
鸡鱼串串晾成行。  
中堂一幅墨梅绽,  
细细嗅来幽感香。

大寒·送春

一年旺狗即将终,  
猪接班来兴正隆。  
雪裹寒潮南下急,  
春联又是满街红。

开心一刻·

《项链》

小李:“你不是说结婚时一定要给我买好看的项链吗,为什么光送我一本书?”

小张:“这就是好看的《项链》,外国名著,留着你寂寞时好看啊!”

主人公

老师:“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本书的主人公是谁?”

小明:“我爸爸。”

老师:“怎么,是你爸爸?”

小明:“当然,我爸爸是钢铁厂厂长!”

三个笨蛋

爸爸:“你说,1加2等于几?”

儿子:“不知道。”

爸爸:“我和你妈妈,再加上你,一共等于几个?笨蛋。”

儿子马上回答:“3个笨蛋。”

一语双关

两位数学教师喜结良缘,同事赠了一副横批为“天遂人愿”的贺联:

恋爱自由无三角,人生幸福有几何。

(综合)

妙笔人生·

## 父母在,我们永远年轻

黄森林

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圆心,而以亲情为半径,就决定了我们生活圈子的大小。

一直生活在小城,亲人们也大多在我的四周,所以我绕来绕去,永远还是跳不出小城这个区域。直到儿子到天津上大学了,我才知道有一种牵挂叫天津。而除此之外,我还是安静地在小城里生活着自己的生活。

生平到了四次武汉,而每次都是陪父亲体检或看病。可以说,每一次武汉之行,心里都不是很轻松。虽然也抽空去看了黄鹤楼,可也是“眼前有景道不得”。

这次陪着父亲体检,依然忙忙碌碌。武汉协和医院除了人还是人,原来这世上,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居然是医院。怪不得别人说:“什么都没有,也不能有病。”可是,

疾病永远是位不速之客,总是会不请自到的,任谁也无法拒绝。我知道,医院里那些行色匆匆的人,要么是病人、要么是病人家属,都是亲人。因为亲情的温度,即使外面冬雨绵绵,而协和医院内却是热流涌动,温暖如春。

等待检验结果的间隙,陪父母一起到协和医院后面的中山公园散步。冬日的中山公园分外静美迷人。梧桐金黄、枫叶火红、修竹青翠、白鸽翩飞,小桥流水、长亭短榭、曲径通幽。真是一处休闲的佳境。中山公园毗邻协和医院,真是病人的福气。在公园里走走,呼吸清新的空气,欣赏无边的美景,心情自然会放松,非常有利于疗养。

看上去,父母也很喜欢那里,都拿出手机四周拍照,他们交谈也

活泛起来,特别是父亲,也开始露出了笑容。看着他们有说有笑的,我的心也感到宽慰了许多。我也赶紧为他们拍了些照片,发到亲人群里,说我们旅游很愉悦!

在异乡的中山公园走走停停,我突然就有些异样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有多久没有陪父母一起散步了,望着双亲日渐变白的头发,我不由有些惭愧。

人到中年,总感觉到时光的脚步太急,总有一些繁琐的事,总有一些不了的情。其实呀,人生最重要的还是亲情,我们还得继续画好亲情那个圆。所以,我们必须为亲情放慢脚步,多抽时间陪陪父母,不是说尽孝要趁早吗?

父母在,不言老。是呀,父母在,我们就永远年轻,就有寄托、就有依靠、就有家。